1. 絕不要忘了，瞎子「眼裡」的世界僅僅存在於想像之中，畢竟他們無以明白世界的真實模樣。他們必須由一向是間接的證據中推斷出常人之所見；因為認不清路況，有時他們會一邊踉踉蹌蹌，一邊重組自己的推斷，有時他們也會毫髮無損地穿過那敞開的門道——他們原以為那兒是關閉的。而你也和他們一樣。你什麼也看不見。你用以推斷的線索是錯的，因而踉踉蹌蹌的跌在了你認不清的石塊上，卻又覺知不到自己可以穿越想來是關閉著的那扇門，它就在你的眼前敞開，等著迎接你，而你卻對此視而不見。

2. 你若企圖論斷那睜眼便能看得見的真相，就太愚蠢了。你毋需想像這世界該是什麼模樣。你必須看見它，才能認清它的真相。我們能告訴你敞開的門是哪幾扇，而你也能看得見何處能保你安全；哪條路通往黑暗，哪條又通向光明。論斷只會為你提供錯誤的方向，但慧見能告訴你該往何處去。你又何必瞎猜？

3. 你毋需藉著痛苦來學習。相反的，你可以滿心喜悅的學習那溫和的道理，並高高興興地記住它們。能使你幸福的，你便會情願永誌不忘。那不會是你想否定的。你的疑惑是，你為學習這部課程所採取的途徑是否真能為你帶來它所保證的喜樂。你若相信它能做到這點，就會毫不猶豫地學習它。你還不是幸福的學徒，因為你仍不確定慧見所能給你的是否要比論斷來得更多，不過你已發覺兩者不可兼而有之。

4. 盲人會藉著自我調適來適應自己的世界。他們相信自己知道周遭的路該怎麼走。他們的學習並非出自使人喜悅的道理，而是對限制的嚴格需求，那是他們自認克服不了的。相信這點的同時，他們亦無比珍視上述的道理，並緊抓著不放，因為他們什麼也看不見。他們並不曉得**正是**這些道理才讓自己無法看見。他們並不相信這點。所以他們會在想像裡維繫那個他們學著去「看」的世界，因為他們相信自己若不選擇它，就會一無所有。他們怨恨自己憑藉痛苦而習得的世界。他們認定存在於其中的一切在在令他們想起了自己的不圓滿和受人剝奪的苦痛。

5. 他們以此界定自己的生命及生活場域，一旦自認有此需要，便會做出調適，唯恐失去那僅有的一點東西。一旦把身體視為自己乃至弟兄唯有的一切，就不得不活在這樣的狀態裡。他們企圖觸達彼此，卻一再失敗。於是他們對孤單作出了調適，因為他們相信保有身體就是在護守自己僅有的一點東西。用心的聽吧，仔細想想自己是否還記得我們接下來要講的道理。

6. 用心的聽吧，——或許你已捕捉到了什麼，那是你尚未全然遺忘的古老境界；或許模模糊糊，但又不是全然陌生，就像久已遺忘了曲名的一首歌，而你已完全記不起自己是在什麼情境下聽見過它了。你已想不起整首曲子，至多也只是一小段旋律，且與任何人事境相皆無關聯。但僅從這小小片段，你就能回想起這曲子有多悠揚，你聆賞它時的環境有多美妙，而你有多愛與你一同在場聆賞的那些人。

7. 那些音符一點兒也不重要。但你保存了它們，不是為了它們本身，而是作為一個溫柔的提醒，一旦你憶起了這首曲子對你而言有多親切，便會為之流淚。你能憶得起它來，卻又心懷恐懼，因你相信自己會失去從那以降你所習得的世界。然而，你也明白自己在這世間所習得的任何一樣都遠不如它親切。用心的聽吧，看你是否記得起一首久已知曉的古老歌曲，你對它的珍惜要超過從那以降你令自己視為珍寶的所有旋律。

8. 越過身體，越過太陽與星子，越過你眼裡的一切，卻又多少為你所熟知的，是一道不斷延展的金光，一旦你著眼於那巨大而閃亮的圓圈，就能看得見它。這整個圓圈都會在你眼前閃閃發亮。接著，它的邊緣消失了，當中的一切不再受到任何束縛。那道光擴展了開來，並籠罩一切，變得無窮無盡，它將永遠閃耀，不論在何處，它都不致斷絕或受到限制。一切都在它內結為了完美的連續。任何事物都絕不可能落在它的外邊，因為那道光無所不在。

9. 這就是上主之子的慧見，你對他知之甚詳。這就是他的真面目，他知曉自己的天父。這就是你對自身真相的記憶；你既是它的一部分，又涵融了它的全部，並與一切結合，誠如一切必也已於你內結合。你應接納慧見而非身體，因為只有前者能使你明白這番道理。你認得那古老的歌曲，並對它知之甚詳。上主之子至今仍在同他的天父吟唱這首古老的愛之頌，對你而言，沒有什麼能比這更親切。

10. 如今，瞎子睜開了雙眼，他們為榮耀造物而吟唱的頌歌亦讚美了自己。他們所營造的盲目狀態抵擋不了對這首歌的記憶。他們將著眼於上主之子的慧見，並憶起那歌頌的對象。除此之外，又有何奇蹟可言？這之中，又有誰的裡邊不具備這一記憶？一人之光能喚醒所有人內的光。而一旦你在自己的弟兄裡見到了光，**便為**所有人憶起了它。